

马青山 著

在荆棘中奔走

——公安局局长纪事

群众出版社

马青山 著

在荆棘中奔走

——公安局长纪事

群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在荆棘中奔走: 公安局长纪事/ 马青山著. —北京:
群众出版社, 2005.7
ISBN 7-5014-3476-X

I. 在… II. 马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66640 号

在荆棘中奔走

著 者: 马青山

责任编辑: 张 晔

封面设计: 王 芳

责任印制: 连 生

出版发行: 群众出版社 电话: (010) 67633344 转

地 址: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

邮 编: 100078

网 址: www.qzchs.com

信 箱: qzs@qzchs.com

印 刷: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×1230 毫米 32 开本

字 数: 245 千字

印 张: 9.875

版 次: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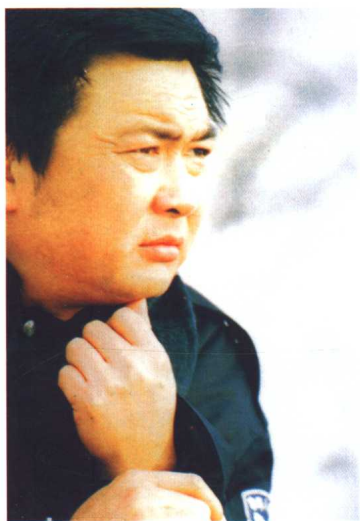
书 号: ISBN 7-5014-3476-X/I · 1478

印 数: 0001—4000 册

定 价: 20.00 元

群众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群众版图书,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。



作者简介

马青山，做过知青、创作员、中学老师、记者，现就职于吉林省公安厅，吉林省作家协会会员，出版过《大山深处110》、《十冬腊月》等反映农村民警的长篇小说，《大山深处110》的同名电视连续剧曾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。

延疆县的流氓堆里有一位“巾帼豪杰”叫刘飞燕，三十多岁，人长得标致、漂亮，性格泼辣、刁蛮。十多年前，她作为首批“小姐”，在黑道上就混出了名堂。她的秘诀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投奔黑道老大，做“压寨夫人”。十几年来，她已经“压”垮了好几个“寨子”，自己也在监狱里蹲了几年。前年出狱后，她又投奔了延疆县瓦房镇的谢连吉。这谢连吉，原是延疆县城里的一个地痞，从监狱里出来也没有几年，出狱后，在狱友的帮助下，来到瓦房镇，干起了山货收购的生意，发了大财。自从他接来了刘飞燕，如虎添翼，生意越做越大。凡是感到棘手的事，刘飞燕都会给他出点子，或者亲自出马，几乎每次都是“手到擒来”。

秋季的一天，刘飞燕又接了谢连吉的一个新“任务”：到临近的安廷县找几个打手，来经管他新成立的山货收购站。谢连吉手下的打手并不缺，可他认为新面孔好干事，刘飞燕又在安廷县混过，于是，刘飞燕上了路。

公路上到处飘着落叶，路上几乎看不见行人和车辆，刘飞燕坐着一辆出租车向安廷县赶去。她闭着眼睛，昏昏欲睡。

出租车司机叫邱宝亮，是延疆县的一个小混混，他和刘飞燕并不认识。自打刘飞燕上了他的车，他的眼睛就不时地从前面的路上移开，向刘飞燕的胸部看。

刘飞燕没有睁开眼，嘴角露出一丝笑意，对邱宝亮说：“小心看路，眼珠子别老盯着我看，好像你妈没长这玩艺似的。”邱宝亮见刘飞燕笑了，胆子更大了，他对刘飞燕说：“你她妈好像走私汽球的，老子看两眼有啥了不起。”刘飞燕睁开眼睛：“你从延疆县到安廷县，这一路上一直贼眉鼠眼的，是不是没安好心哪？”邱宝亮脸上显出了凶相，一手开车，一手从工具箱里拿出一把刀来：“我他妈抢你又咋的？把钱拿出来！”刘飞燕“哼”了一声说：“我问你，你是不是金二赖子？”邱宝亮脸上露出得意之色，狞笑道：“想不到你也知道我的名号，不错，我就是金二赖子，今天我告诉你一句实话，无论哪个女人上了我的车，都别想囫圇了。你也不例外，你要是明智的，赶紧把钱拿出来。”

刘飞燕笑笑：“抢钱是吧？我早就看你不是个好东西，不过，你知道我是谁？”邱宝亮说：“你是谁？延疆县能报号的娘们儿只有一个刘飞燕。别的娘们儿都不好使！”

刘飞燕说：“你既然是金二赖子，我就只好是刘飞燕了。”

邱宝亮拿刀的手哆嗦起来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刘飞燕的胸脯，嘴也哆嗦起来：“我……我知道，刘飞燕大姐身上有记号，你冒充刘飞燕，不好使，小心我捅了你。”

刘飞燕慢慢地解开了上衣的第二个纽扣，只见她的乳沟上面，刺着一只燕子。

邱宝亮手里的刀掉了，他停住车，一个劲儿地给刘飞燕作揖：“大姐大姐，我二赖子有眼不识金香玉，得罪了你老人家，大姐，你就饶了我这一回吧！”

刘飞燕说：“你不是要捅了我吗？”

邱宝亮说：“大姐，我真不知道你是刘大姐，要不然借我一个脑袋也不敢，你饶了我吧！”

刘飞燕说：“算了，我不怪你，好好开车，跟我去找陈刚。”

邱宝亮知道刘飞燕说的那个陈刚，是安廷县有名的“陈大砍刀”，是个砍人不眨眼的主。他又作揖说：“大姐，我跟你去找陈刚，你跟他一说，他就得砍死我。”

刘飞燕说：“我说话算数，说过饶了你，就饶了你。开车！”

邱宝亮只好开车。

工夫不大，出租车就进了安廷县城。邱宝亮直接把车开到刘飞燕要找的陈刚家。陈刚家的东房后接了一个小房，临街开了一个小食杂店，同时也是公用电话亭。出租车在门口停下，刘飞燕下车对邱宝亮说：“你等我。”说完，她朝屋里走去。

食杂店里没有顾客，只陈刚一个人在屋子里。这陈刚，三十多岁，个头不高，身材却很壮，脸上有一股凶悍劲儿。他正在看电视，看见刘飞燕进屋，他低下头，装作不认识地问：“买点儿啥？”

刘飞燕浪声道：“陈刚，咋的，不认识老妹了？”

陈刚的眼睛仍盯着电视机，说：“你走了几年了，大家都挺太平的，又回来干啥？”

刘飞燕笑了：“因为我想你。”

陈刚的脸上露出讥讽的笑容。

“你不相信？我要是不想你，为啥来找你？”

陈刚叹了口气。刘飞燕说：“你为啥要叹气，你以为我来找你，一定没好事儿是不是？啊！你发达了，就连老妹都不想见了是吧？”

陈刚摇摇头说：“你到底有什么事，说吧？”

“我听说你前几年砍伤了十三太保的四胖子，是吗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我还听说市场一霸，丁老二和丁老三哥俩儿也让你砍得直溜下跪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四胖子和老丁家哥俩儿以前都是安廷县的人物，你把他们收拾了，行啊。”

陈刚低下头，没有出声。

刘飞燕想趁热打铁：“我这次来安廷找你，就是想请你重新出山。”

陈刚抬起头，低声问道：“干什么？”

刘飞燕说：“有一票大买卖，你跟我一起干，干完之后，咱们就发财了。”

陈刚摇摇头说：“如果你找我是为这事，那你就白来了。”

刘飞燕问：“这话啥意思？”

陈刚慢慢地举起了左手，只见他的大拇指剩了一半。

刘飞燕怔住了：“是谁砍的？”

“我自己。”

“啊！为啥？”

“为了一个人。”

“一个女人？”

“男人。”

“男人？什么样的男人至于你这样？”

陈刚的眼睛看着窗外，说：“安廷县的公安局局长金刚镇。”他转身看着刘飞燕说：“金刚镇，你应该听说过他。”

刘飞燕惊讶地问：“是他逼你砍的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那为什么？”

陈刚说：“前年，我因为砍伤人进了监狱，当时我妈病重没

人管，是他带着包片儿民警把我妈送进医院，救了我妈的命。他又到监狱看我，跟我讲了很多道理。我从监狱出来后，就开了这个食杂店，剁指发誓，做个好人。燕子，我虽然不知道你要干什么，但是你过来找帮手，就一定是……”

刘飞燕打断他的话，说：“是什么？”

陈刚说：“燕子，你收手吧！要不早晚会出大事儿的。”

刘飞燕发火了：“收手？我混了这么多年，要收手早就收手了。”

陈刚说：“好好好，算我没说，这样吧，你从延疆县大老远来，我请你吃饭，你想吃啥？”

刘飞燕说：“哼，我跑了这么远，是来吃饭的？”

刘飞燕摔门走了出去。她来到邱宝亮的出租车里，一脸怒气地问邱宝亮：“安廷的公安局局长金刚镇真有这么厉害，硬是让一个砍人不眨眼的主儿服了？”

邱宝亮说：“金刚镇在安廷当了两年局长，安廷的黑道就全废了，不知道咋回事儿。”

刘飞燕“哼”了一声，拿出手机，拨了一个号码，接通了：

“啥？……你是出租车司机？这不是李强的手机吗？……啥？你就是李强？……那好吧，我要用你的出租车……对，我在东环粮库门口等你的车。”刘飞燕把手机放进包里说：“安廷真是他妈变了，黑道老大开上出租车了。”

刘飞燕坐车来到粮库，戴着墨镜站在门口。邱宝亮的出租车停在不远处。不一会儿，一辆出租车快速开来，停在刘飞燕面前。司机摇下车窗问：“小姐，是你用车吧？”刘飞燕也不说话，拉开车门，坐进车里。出租车司机李强是个身材高大的壮汉，他问道：“小姐，去哪儿？”

刘飞燕说：“延疆县。”

李强看也不看她，问道：“是打表走？还是包车？打表差不

多得二百元，包车给一百五得了。”

刘飞燕也不看他，说：“也不打表，也不包车，你白送我一趟。”

李强不解地扭过头：“小姐，你让人抢了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身上忘带钱了？”

“我有钱。”

李强笑了：“你刚从精神病院出来？”

“我也不是精神病，你看我像干什么的？”

李强收起笑容说：“我看你他妈也不是什么好饼，不是破鞋就是烂袜子。”

刘飞燕并不生气，拿下墨镜说：“我是破鞋他祖奶奶。”

李强怔住了：“燕子？我都认不出你来了，啥时候回来的？”

刘飞燕说：“刚回来。今天特意回来找你，有一个大买卖你做不做？”

李强并不感兴趣地问：“啥买卖？”

刘飞燕说：“当然是没本钱的。”

李强说：“我早就洗手不干了。”拍拍方向盘说：“我都开了一年出租车了。”

刘飞燕说：“这破车有啥开头。我告诉你，这把事儿要是干成了，一个人能分几十万，你开十年出租车都挣不来这个钱。”

李强叹了口气说：“我怕有命挣，没命花。我可不想再过那种提心吊胆的日子了。”

刘飞燕说：“我就纳闷呢，你他妈一个心狠手辣的人，怎么变成这德行行了？”

李强手把方向盘，眼睛看着前面说：“因为一个人。”

“莫非是金刚镇？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怎么又是他，他给你吃迷糊药了，还是给你啥好处了？”

李强摇头不语。

刘飞燕说：“你不觉得这么活着窝囊吗？”

李强回道：“窝囊？天天心里塌塌实实，不用担心警察抓你，也不用担心别人砍你。窝囊啥？”他拿出烟盒，点上一支烟说：“其实我原来闯社会，就是因为对有的警察不满，对黑道上的人不满，慢慢地自己也变坏了。你不认识金刚镇，他这个人就是公道。黑道上的，他收拾。警察不好，他也收拾。有的警察，你犯了一次小错就往死了整你，金刚镇不是这样的人，他这个人，太懂得人心。”

刘飞燕有些讥讽地说：“看来你现在小日子过得不错呗？”

李强说：“还行。我去年结了婚，昨天刚给儿子过了百天。以前老人说‘有儿有女万事足’我还不信，现在想想真是这么回事。如果没有金刚镇，我根本就没有今天。细想想，有那么多钱，却整天提心吊胆的，又有啥意思？我看你也别混了，趁年轻上岸，到外地找一个正经人嫁了，没有人知道你的从前，有家有业，比啥都……”

李强的话还没说完，刘飞燕已下了车，“砰”的一声关上了车门，打开邱宝亮的车门坐进去，对邱宝亮恨恨地说：“开车，回延疆县，安廷县这帮小子都让金刚镇整怕了。我还寻思找一个外县的生面孔好做事儿，想不到白跑了一趟。”邱宝亮边启动车，边讨好地对刘飞燕说：“大姐，不知道你找帮手要干啥事儿？你看我能不能帮你。”

刘飞燕轻蔑地说：“你能干个屁？”

邱宝亮说：“只要跟着刘大姐，我啥都能干。”

刘飞燕无奈地说：“好，你跟我回去吧。”

邱宝亮一听来了劲：“刘大姐，以后我跟定你了，你让我咋干我就咋干。大姐，咱们现在回延疆县城啊？”

刘飞燕说：“不去城里，回瓦房镇。”

让刘飞燕恼火的那个安廷县公安局的局长金刚镇，此刻正在北京开往延疆市的列车上。他刚刚参加完公安部召开的全国公安系统英模表彰大会，被授予了二级英模奖章，赶回安廷县。凌晨，火车过了长春，他就醒了。这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，不管头天睡得多晚，第二天太阳冒山的时候，准醒。他整理了一下铺位，然后下意识地拿起一盒烟，抽出一支刚要点，忽然意识到是在车厢里，便起身穿好衣服，拿着烟，来到车厢的连接处抽起来。

此时，早起的旅客已经开始洗漱、上厕所，茶炉边也有人在打开水。这时，一位老大娘走过来，她右手拿着一个水杯，左手攥着几片药，在找茶炉。她走到列车连接处时，手里的水杯突然掉在地上，呼吸困难，接着，人也倒在地上。几个乘客围上来说：“这老太太咋的了？”有人说，“不知道，走到这就倒下了。”另一个说，“好像是心脏病犯了，快叫乘务员！”

金刚镇回头看见大娘倒地，马上分开人群走进去，把大娘扶在自己的怀里，见她手按胸口，知道她心脏病发作，便拿出随身带的救心丸放到大娘的口中，向众人说：“劳驾，谁去拿一杯水。”

一个乘警拿来了水，金刚镇把水给大娘喝了，大娘醒过来。金刚镇问道：“大娘，你老感觉好点儿了吧？”

大娘擦擦眼睛，对金刚镇说：“是你救了我？”

不等金刚镇说话，乘警指指金刚镇说：“大娘，他是安廷县公安局的金局长。”

大娘有气无力地对金刚镇说：“谢谢你。”又叹口气说：“我这是老心脏病底子，说犯就犯。”

金刚镇说：“大娘，您心脏有病，出门应该让孩子陪着。”

大娘酸楚地说：“你大娘我这辈子没孩子。”

金刚镇说：“大娘，您贵姓，在几号车厢？我和这位乘警同志把您送过去。”

大娘说：“我姓郭，在9号车厢。”

金刚镇问：“郭大娘，您到哪下车？”

大娘说：“延疆县。”

金刚镇想了想，对乘警说：“还挺远呢！9号车厢还是硬座。这样吧，我跟郭大娘换换座，让她到我的卧铺休息一下。”

乘警蹲下说：“我来背大娘。”

金刚镇把老人扶起来，对乘警说：“大娘这病不能背，让她自己慢慢走吧。”乘警点点头，扶着郭大娘往前走去。金刚镇跟在后面。

这时，一个衣冠楚楚的中年人从对面走过来，对金刚镇喊道：“老金？金刚镇！”

金刚镇也认出了这个中年人，他伸出手去，大声说：“宫德满！”

宫德满高兴地说：“这可真是太巧了！你也坐这趟车，我在电视上看见了你，知道你在北京，就是不知道你啥时候回来，要知道你也坐这趟车回来，我早给你打电话了……”

金刚镇问：“德满，你到北京出差？”

宫德满递给金刚镇一个名片：“我现在自己开了一个公司，一个月总得往北京跑两趟，吃肥了，跑瘦了。哎，刚镇，你不错啊，现在是安廷县公安局局长了。我昨天在电视里看见你参加了全国公安系统的表彰会，还得了个二级英模奖章，你行啊！”

金刚镇笑了：“这算啥。警察可不就是干这个的吗。”

宫德满指着身边的一个年轻人说：“刚镇，我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经理助理，徐二盛。盛子，刚镇是安廷县公安局局长，我们两个是从小的光腚娃娃，都是从农村出来的。”

金刚镇客气地和这位经理助理打了招呼，然后用手抖了抖宫德满的名片：“德满，你小子也不错啊！疆延集团公司总经理。人发福了，也发财了。哎，你们疆延集团，经常在市里的报纸、电视上露面，你们都经营些啥呀？”

宫德满介绍道：“我们主要经营餐饮娱乐、农副产品出口，还有一些，啥赚钱，就搞点儿啥。跟大城市的公司比，是小点儿，在延疆可是龙头企业。”

金刚镇由衷地赞叹道：“你真行啊，几年没见，干出这么大的事业来。我听说你在政界还有职务。”

宫德满说：“人家赏了我一个市人大代表。”

金刚镇似乎想起了什么：“德满，唐玉荣去世有五年了吧？你又成家没有？”

宫德满叹了口气说：“小龙才十二岁，孩子太小，我不想让他受委屈。唉，如果当年我有钱，玉荣能及时地换了肾，她也不会死。人啊！有时候就是命啊！如果玉荣不死，我可能也不会下狠心要赚钱。现在想想，如果早就下狠心赚钱，别说玉荣得了尿毒症，就是把她五脏都换了，我也换得起，都是那时候我太无能了！”

金刚镇劝道：“德满，过去有很多事就是无奈，你也不要太自责。咱们都是从农村出来的。那时候十万块钱对咱们来说是天文数字，不有那么句话吗？‘有啥别有病，没啥别没钱’，如果得了病，再没钱，还能怎么样。过去的就过去了，好好把小龙养大吧。”

宫德满说：“你说得对，可是我还是忘不了以前的事。想起这些，我心里就有一股火。”

金刚镇说：“这股火让你成功了，德满，小时候杨五爷就说，将来你一定能做成大事，看来五爷说得没错。”

宫德满说：“刚镇，我在11号有一间软卧包厢，你跟我来吧！”

金刚镇犹豫了一下，说：“走吧。”

三人来到了11号车厢的软卧包厢，金刚镇和宫德满的话题集中在一个老人的身上。这个老人就是杨五爷。金刚镇和宫德满小时候是一个村里的光腚娃娃，整天玩在一起。杨五爷当年是个中年光棍，没儿没女，却喜欢小孩，打个鱼，摸个虾，做好了就喊他们去吃。那年夏天，金刚镇和宫德满在河里戏水，金刚镇不小心掉进了一个深窝里，宫德满去拽他，也掉了进去。就在他俩在水里一沉一浮的时候，在几十米外钓鱼的杨五爷衣服也没脱，一个猛子扎进了河里，把他俩拽了上来。当年，两个小家伙就立誓，将来挣钱了，一定给五爷花。

宫德满告诉金刚镇，一年前，他已经把杨五爷接到延疆县了，住在老年公寓里。金刚镇歉疚地说：“这么些年，五爷没借上我的力啊。”

宫德满劝慰道：“咱俩谁跟谁。我养了，就算你养了。”宫德满又把话题引到了延疆县最近发生的凶杀案上。“最近两个月，延疆县发生了一桩震惊全国的系列杀人大案。凶手特别残忍，专杀年轻女人，有的还割乳剖腹。到现在还没破案。”

徐二盛接过了话头：“听说延疆县公安局一点儿招也没有。大家都说延疆县的公安局不如改成粮食局，这么大的案子就是破不了。”

宫德满说：“我听说学校的高中学生，现在连晚自习都不敢上了。家长怕出事儿。”

金刚镇也知道这个案子，可是不在自己的管辖范围，也不好评论什么，便说：“查找罪犯像大海捞针一样，需要时间啊。”

说着话，火车已经到了安廷县车站。金刚镇要下车了。宫德满对他说：“刚镇，什么时候到延疆去，五爷挺想你的。”

金刚镇说：“有时间我一定去，我也挺想他的。”

金刚镇手里拿着旅行包刚走出站台，手机响了，是延疆市公

安局孟祥东局长打来的。孟祥东问他，现在是不是还在火车上？

金刚镇告诉孟局长，他已经下车了。孟祥东让他立马赶到延疆市来。

金刚镇问：“发生什么事儿了？”

孟祥东说：“是这样，市局党委决定，调你到延疆县任局长，延疆县委也同意了。你先别回家了，直接到延疆市报到，我等你。你到了，我陪你去延疆。”

金刚镇说：“我可是半个月没回家了。”

孟祥东笑着说：“你可真没出息。”

金刚镇回道：“我也不是和尚。”

孟祥东说：“你就当几天和尚吧。”

金刚镇说：“好吧。”他拎着行李又上了火车。

人们议论的那个延疆县的杀人恶魔，叫尹春日。就在昨天晚上，他又作下了一桩血案。

流经延疆县城的布尔哈通河边，月光下的小树林里，一对青年男女互相依偎着坐在一块石头上。女青年穿了一件红上衣。两个人热烈地拥吻着。他们没有看到，林边路上，尹春日骑着自行车走过来。尹春日看见了这对青年男女之后，下了车，把车子推进路边的沟里，悄悄的从旁边绕过去，蹲在一边偷看男女热吻。看着看着，他的脸上显出贪婪的神色，呼吸也变得急促。他慢慢地从绑在腿上的刀鞘里抽出一把刀，似乎要扑过去，忽然他停住了，看了看自己的衣服，摇摇头。他把刀插回刀鞘，悄悄返回自行车处，推起车子，往县城的方向骑去。

在城郊的一个村子旁，尹春日把自行车放在村边，放轻脚步，走进村子。只见一家的院子里晾了几件衣服，他捡了一块土块，扔进院里，见没有狗叫，便从墙上跳进院子，拿了一件衣服再跳出来。他返回村边，把身上的衣服脱下来，夹在车架上，把

偷来的衣服换上，然后骑上车，奔向河边。

那两个青年男女仍热烈地纠缠在一起，模模糊糊只能看见一团影子在动，尹春日从腿中抽出刀来，从男女背后慢慢地弯腰走过去。走到了离男女几米远的地方，黑暗中只能看见一个红影子和一个黑影子在动，他蹲下来，贪婪地看着，看得直喘粗气。

男青年听到了尹春日的呼吸声，似乎看见了他，问道：“谁呀？谁在那儿？”

尹春日站起来走过去说：“我是打鱼的……”

男青年说：“打鱼的你他妈过来干啥？赶紧滚？”

尹春日说：“我眼睛不太好使，看不清，你也是打鱼的吗？我是不是把你的鱼吓跑了。”他一边说话，一边故意装作看不清的样子摸索着往前走。男青年以为他真看不见，不再理他，帮着女青年整理衣服。尹春日走到男青年背后，突然一刀向男青年身上刺去。

男青年“啊”的一声倒在地上。夜空中，女青年大喊一声说：“救命啊！救……”声音突然断了。

这，已经是尹春日作下的第五起案子了。